

希特勒的老师
法西斯的鼻祖

墨索里尼

一个比“魔鬼”更恐怖的刽子手

本书是迄今为止最生动、最全面、最公正刻画墨索里尼一生中的疯狂、
怪诞、蛮横、凶残与猥亵生活世界的著作

艾德尼 著



时事出版社



墨索里尼

艾德尼 著

一个比“魔鬼”更可怕的刽子手

墨索里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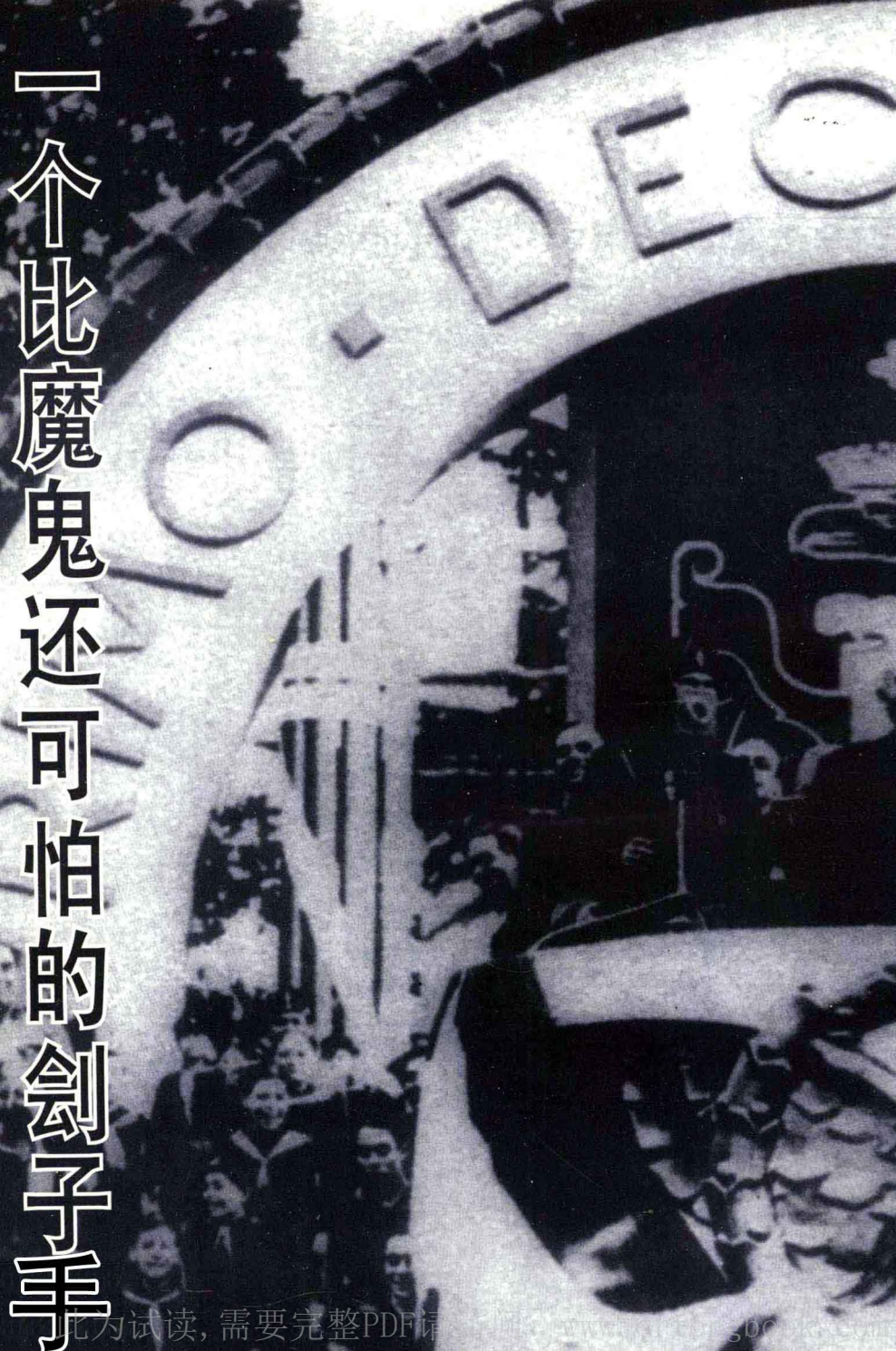
MO SUO LI NI

(中 册)

艾德尼 编著

时事出版社

一个比魔鬼还可怕的刽子手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点击<http://www.400gb.com>

格拉齐亚尼费了三年时间来征服吉卜拉。在这一地区的六个主要部落中，有些是意大利的朋友，或者至少是同盟者。格拉齐亚尼的政治官员利用部落间的传统对立，很快就使他们进行了一场被赛努西德徒众谴责的“自相残杀”的实际上的内战。意大利人允许他的同盟部落持有武器和有移动的自由，并给以少量的津贴，这些意大利的同盟部落在吉卜拉具有稳定局面的势力，他们对哈姆拉沙漠中更强悍的部落来说是一种缓冲。意军在同盟部落的支持下时时袭击那些“叛乱分子”的军营，以提醒他们，意大利人和那些部落都是他们的敌人。意大利人有的也用空军进行攻击，1925年当卡普罗尼轰炸机在塔希尼亚地方向津坦人的主要军营投掷毒气弹后——这是意大利人承认的在黎波里塔尼亚唯一使用毒气弹的场合——一时有许多津坦人纷纷归顺。1924至27年间吉卜拉的局势非常混乱。虽然在1925年部落间的力量大体上保持了平衡，部落间的传统对抗使这个地区不能象绿山区那样成为一个普通起义的中心。意大利人的渗透虽然缓慢和令人厌烦，但在继续进行。

在利比亚、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的法西斯行政官员做了不少事，但殖民者保持殖民地的基本目的是统治和征服，而不是发展经济或推动社会进步。殖民者引进了新的司法制度与新的官僚政治或称文官制度，但殖民地人民却丧失了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丧失了管理自己经济、确定自己的战略与重点以及从外部世界自由引进最新与最适用的技术的权利；剥夺了他们全面处理自己事务，从成功中得到启示和满足，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与经验的权利。殖民主义者剥夺了作为一个民族的最基本、最不可分割的权利——自由的权利。殖民主义者削弱了当地原有的政府管理体制，制造了部族之间的隔阂和屠杀。殖民主义者为殖民地提供了公路、铁路、电讯、电话，有的甚至是机场等基础设施，促进了初级产品的开发，引进了货币经济，但殖民主义者为了本国的利益，压制

殖民地的工业化以及对当地所产原料和农产品的加工工业，甚至摧毁在殖民主义者入侵前非洲原已存在的一点工业与手工业。殖民主义者将殖民地作为他们的原料来源地和产品销售市场。限制殖民地农业经济的多样化，使殖民地的经济畸形发展，成为宗主国经济的附庸。

殖民者为殖民地人民做的“好事”只能说是为促进殖民者的利益而采取的行动与措施所偶然带来的副产品。

残暴行为和种族歧视在所有殖民地都是司空见惯的事，利比亚、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的情况与其他殖民地并无二样。

除了统治和征服外，墨索里尼的殖民政策还有个次要目的，即制造动乱。

在征服利比亚的同时，墨索里尼没有忘记插手中东事务。也门是一个1918年宣布独立的国家。意大利和英国对也门都早有觊觎之心，于是两国展开了争夺也门的激烈斗争。墨索里尼力图取得也门使之与意大利所属的厄立特里亚形成犄角之势，控制红海的咽喉曼德海峡。而英国也希望夺取也门，维护其亚丁殖民地和亚丁保护地的安全，挫败意大利的企图，威胁厄立特里亚。1926年，也门经济出现了困难，墨索里尼抓住了这一机会，他与也门签订了为期十年的友好贸易条约。也门因此得到意大利的经济技术援助和军用品的供应。墨索里尼得到的回报是，意大利被允许在也门自由创办企业。到1927年，墨索里尼盛情邀请也门王储赛弗·伊斯兰·穆罕默德访问罗马。为此，墨索里尼安排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这次访问所取得的成果着实使墨索里尼夸耀了一番。王储与意大利实业家的谈判使意大利获得了在也门的许多经济利益。不久，意大利便在也门成立了“意大利阿拉伯公司”，受聘的意大利工程技术人员纷纷来到也门。

意大利的扩展引起英国的不安。英国迫使意大利答应不干涉

也门事务。

1925年，叙利亚人民掀起了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大起义，墨索里尼立即发表声明，对叙利亚人民表示“同情”。

巴勒斯坦地区地处欧亚非三洲的交叉点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英国把巴勒斯坦看作是它海上生命线苏伊士运河东部的屏障，通往印度、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的要道，维护它在中东的殖民统治的重要基地，因而大力扶持犹太爱国主义。犹太爱国主义是犹太资产阶级鼓吹的一种理论。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10世纪，犹太人曾在巴勒斯坦建立过强大的国家。公元前一世纪，罗马人占领巴勒斯坦后，绝大多数犹太人被逐出巴勒斯坦，流散世界各地。到了19世纪，一些犹太宗教学者，鼓吹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摆脱漂泊不定的生活和在各地受到的种种歧视，重建犹太民族和国家，求得民族的解放。犹太复国主义者鼓吹犹太人占领巴勒斯坦，乃是犹太这一“文明民族”教化阿拉伯这些“野蛮民族”，是“先进民族”启迪“落后民族”。犹太复国主义主张用暴力使阿拉伯人民屈服。它积极地争取英国的支持和援助，而这也正是英国所乐意的。

犹太复国主义无论在意识形态还是复国策略上都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极其相似，但英国的插手却使墨索里尼大为光火。

“在空洞的意识形态和直接的国家利害之间，我只能选择后者。”墨索里尼对其下属说道，“让英国人能够轻易地通过苏伊士运河和红海，我们控制地中海的一切目的都将成为枉谈。”

随之而来的具体行动当然是堂堂正正的。意大利在声明中说，犹太复国主义是对阿拉伯人民施行野蛮侵略和残酷压迫的“歪理”。结论是——“我们坚决地支持阿拉伯人民反对任何外来压迫和外国干涉的斗争！”

以捣乱为快，这是墨索里尼干涉摩洛哥的原因之一。

摩洛哥地处非洲大陆西北角，是大西洋进入地中海的门户。

1912年，法国和西班牙签订了《马德里条约》，划分了两国在摩洛哥的势力范围，英国后来又插手其中，将摩洛哥的重要港口城市丹吉尔划为“国际共管区”。1921年，西班牙出动大军对未被征服的里夫山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里夫人民在阿卜德·克里姆的率领下，几次重创西班牙殖民者。1921年9月，克里姆宣布成立独立的里夫共和国。共和国成立后，提出同西班牙媾和，但遭到拒绝，只得继续进行战争。1924年，法国借口里夫军队“侵犯”了法属摩洛哥，派出大军进攻里夫共和国。里夫人民被迫誓死捍卫自己的主权和利益，他们连克许多法军据点，消灭法军四千余人，使法国在摩洛哥的殖民统治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到1925年，法国和西班牙达成军事协定，两国协同作战进攻里夫共和国，并组织联合的海陆封锁。由于法、西相互勾结，形势迅速发生逆转，里夫国家不得不与欧洲两个殖民主义强盗同时进行一场殊死的斗争。

这时，墨索里尼提出了他对摩洛哥的政策——使该地区始终处于不安定状态，只要可能便引发一切潜在的冲突，因为这将削弱西班牙和法国的力量，为意大利进入该地区打开门户。他脑子里甚至曾想过，有朝一日是否可能吞并摩洛哥。为此，他准备在摩洛哥建立一个潜艇和空军基地。于是，他派出密使与克里姆接头。但他得到的答复是——“我们里夫夫人不是傻子，我们非常感激墨索里尼先生的同情和支持，但我们更珍重我们的独立和主权。”

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外交政策的特点在阿富汗也有所表现。1919年，阿曼纳拉登上王位之后，决心要把阿富汗建成一个强大的能在中亚起支配作用的国家，他大力推进行政和教育改革，并大力发展自己的军事。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改革并不成功。但墨索里尼却相信，阿富汗能够在中亚地区发挥作用。控制阿富汗，就能够使意大利的触角伸到中亚。因此，1925年他就向阿富汗提

供武器。

到1925年，墨索里尼已经制定了一套法西斯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其目的是“建立一个帝国”，争取“光荣和权力”，“造就新一代随时准备牺牲的士兵”。法西斯主义的实质据说就是“军事化”，“不求强盛等于犯罪”，爱好和平被认为是愚蠢可悲的。墨索里尼打算让所有意大利人在和平时期也动员起来，最大限度地提高军事水平。他要建立一支“能控制蓝天”的空军。意大利人在为使本世纪成为“意大利世纪”的进军中必须学会使自己感到“永远处于一种战争状态”。他臆想全欧洲可能变成一个强大的法西斯集团，法西斯主义的理论一定能在全世界传播。他认为英国和法国也在放弃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不得不承认议会政治再也不起作用。来自国外的任何相反意见很少引起他的注意，也很少在意大利报刊上发表。相反，法西斯主义到处为人惧怕或受人赞扬的报道却天天重复，千篇一律。

1925年的洛迦诺会议为墨索里尼提供了一个显示自己和提高法西斯意大利国际地位的绝好机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为了巩固自身的安全和建立欧洲霸权，采取了广泛联络大陆上各小国的结盟政策，以防止德国重新侵略。1920年，法国和比利时缔结了军事协定；1921年，法国与波兰缔结了同盟条约；1924年，法国又与捷克斯洛伐克缔结了同盟条约。后来又先后同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签订了同盟条约。法国为在欧洲建立亲法的同盟体系，支持由捷、罗、南组成的“小协约国”，并分别对捷、罗、南提供经济的、外交的、乃至军事物资和军事技术的援助。“小协约国”中的三个国家都是一战后以匈牙利和奥地利分离或独立出来的，为了希望得到法国支持，因此，在20年代，小协约国推行对法友好政策。这在客观上非常有利于法国对德国的斗争。

但是，战后，德国对和约的种种抵制行动仍然使法国产生了

忧虑。为了遏制对法国及其东欧盟国的威胁和可能的侵略，必须使法德边界以及德国与法国东欧盟国的边界得到安全保证。这样，1924年底，法国的赫里欧政府即提出了法国、比利时、英国缔结保证不受德国侵犯的联盟的建议。但是，英国政府不愿意受到反德协定的约束，这样一来就会违背其“扶德抑法”的外交政策，也不便拉拢德国参加拟议中的资本主义国家反苏联盟。

这时，德国方面表示了主动。外交部长斯特莱斯曼提议签订了一项“能满足法国要求”的公约，当然，这项公约必须对德法两国都有利。

于是，1925年10月，法国、德国、英国、比利时、意大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在瑞士的小城洛迦诺开始了他们的会议。

墨索里尼曾想在这次会议上要求对意、奥边界也作出保证，但后来一想又放弃了，生怕别人认为这是软弱的表现。根据在特里塔特的经验，他又故技重演，企图将会址从洛迦诺改至意大利，因为他想控制新闻报道。此计不成，他则给人一种不让他会上充当主角就破坏会议的形象。可是，他又不愿在欧洲各国间显得孤立，况且签订条约本身就是件出风头的事，他说什么也要沾光。他的随员都了解，墨索里尼签订条约只注意其对公众的影响，不太考虑意大利的利益或条约的具体内容。一旦情况有变，条约则成为一堆毫无约束力的废纸。

最初，他是派出了他的代表西亚罗加参加会议，但后来，他还是决定亲自去洛迦诺参加会议，而且尽量使到达的场面轰轰烈烈，惹人注目：乘快艇前往，照例带着一伙喧闹不羁的法西斯随从护卫。

会议上的斗争是激烈的。最后，斯特莱斯曼提出了一种解决德法问题的办法：德法之间签订一项和平协定，由英国和意大利作为保证国承担援助被侵略国的义务。这对英国人来说是有吸引力的。一项针对没有被指名的“侵略者”——既可能是德国，又

可能是法国——的保证，正表示了英国不偏不倚的公正。这个建议对墨索里尼同样具有吸引力，自战争以来在交往关系中意大利一直被当作不重要的角色，而现在发觉自己已被提高到英国的地位，并作为法国和德国之间的仲裁人。尽管法国意识到一旦处于英意的保证之下，就不能为法国敞开自由地走过去威吓德国的大门，但胳膊拧不过大腿，最后还是在《莱茵条约》上签了字。此文件规定，德法和德比之间边界领土纠纷应该通过外交途径与和平的方法解决，英、意两国充当该公约的保证国，承担援助被侵略国的义务。

法国不仅希望本国和比利时得到保证，同时还希望自己的盟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得到保证。因此，法国外长白里安提议，德国应当许诺尊重其东方、西方的所有边界。这是德国政府办不到的。在德国人看来，德国可以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缔结以提高仲裁法庭和国际常设法院的方法解决彼此争执的仲裁条约，但他们并不因此而放弃在未来的某一时候与这两个国家“修订”边界的想法。当然德国一定会和平地修订——这是政治家们最喜爱讲的一句话，也仅仅是一句口头上的承诺。

这是安全体系的一个漏洞——斯特莱斯曼公开地拒不接受德国的东部边界。英国人不会来填平这个漏洞。英国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自鸣得意地谈到波兰走廊，“英国政府永远不愿、或者永远不能为了波兰走廊而使英国掷弹兵冒捐躯之险。”于是，保存这个漏洞的德国与法、比、波、捷之间的仲裁条约又敲定了。

《洛迦诺条约》终于于1925年12月1日签定了。

这个条约的签订似乎给欧洲带来了期待已久的和平。如果一个国际协定的目的在于使人人满意，那么洛迦诺公约就实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条约。它使两大保证国满意。这两个大国使法国和德国和解；并且如他们所设想的那样，在没有招致任何事端的情况下，除了一种道义的责任外，只以诺言的形式就给欧洲带来了和

平。此条约也使许多法国人满意。德国人接受了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丧失，英国和意大利也为德国的诺言作出的保证。德国人也非常满意。洛迦诺条约坚决地保护他们以反对鲁尔新的占领；他们受到平等的待遇，没有被看作是战败的敌人；而且他们还保持了敞开修订东部边界的大门。德国在此之后不久便加入了国联。公约的主要炮制者张伯伦、斯特莱斯曼和白里安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金。

但在平静的假象后面，暗暗滋长的却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

条约的签订是英国外交的胜利。它在公约中起着第一保证国的决定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在欧洲的支配地位，它顺利地达到了扶德抑法的目的。条约签订对法国是极为不利的。它标志着战后法国对德国违反凡尔赛条约的行动实行单独制裁的时期已经结束，而法国会后本身的边界安全却要依赖英国、甚至意大利的保证。况且这种保证并没有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实际上法国得到的只是一种表面的安全感。同时，由于公约没有对法国的盟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西部边界提供保证，法国长期经营的欧洲同盟体系受到一次严重打击。法国在欧洲的地位进一步下降了。

德国是《洛迦诺公约》的最大受益国。它在没有承担什么新义务的情况下，实现了大部分外交目标。它削弱了自己的直接对手法国，争得了同法国平等的地位，在国际关系中获得了相当大的自由。由于公约不给德波、德捷边界提供保证，这就为德国的向东侵略开了方便之门。洛迦诺精神意味着反对凡尔赛条约、复兴德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新阶段，它标志着恢复德国的自由。

墨索里尼由此次会议也似乎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他为能和英、法的代表张伯伦、白里安等人平起平坐而得意非凡，似乎意大利也成为了世界上的最主要的支配力量。但意大利之被纳入洛迦诺协定，只是为了显示英国的不偏不倚。在那个时候，没有人

会设想，意大利可能在德法之间保持均势。洛迦诺同国联一样，依靠算计与善意，而不是依靠直接的武力，但这一点并不重要。在晚些时候，当形势渐渐地变得更严峻时，回忆洛迦诺将使人产生这样的错觉：意大利是举足轻重的力量。意大利的领导人自己就是这种错觉的受害者。在洛迦诺时代，意大利有一个比实力不足更糟的缺陷：它缺乏道义上的地位。洛迦诺各大国声称它们代表着上次战争为之而奋斗的崇高原则；而国联则声称是一个各自由民族的联盟。在这些说法中无疑具有某些欺骗性的东西。但是同样，在这些说法中也有某些真诚的东西。鲍德温和麦克唐纳的英国、德国的魏玛共和国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家。但法西斯意大利却不是这样。

在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一切只不过是俗不可耐的自吹自擂。

在洛迦诺会议后的一段时间内，意大利报纸一直在宣扬，墨索里尼的出席是会议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可是对他只到会一次，仅呆了数分钟这一事实却只字不提。一百名记者联合起来抵制墨索里尼，抗议意大利国内的法西斯暴行，因为几天前，一支屠杀队又在佛罗伦萨猖獗活动，杀害了许多无辜的旁观者。一次，墨索里尼由一群黑衫军簇拥着出席记者招待会，但记者们都拒绝参加。当他在旅馆休息厅露面时，大家等在室外无言以待，不屑理会。《意大利人民报》照样报道说，大批听众对墨索里尼的讲话印象深刻。

法西斯主义宣扬的一些东西与法西斯主义者的所做所为更是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驰。在道义上，它正在堕落——或许更是极端的欺诈。法西斯主义的一切都充满欺骗：说法西斯主义挽救了意大利免遭社会危险，这是欺骗；说法西斯主义是靠革命而夺取政权，这是欺骗；墨索里尼的能力和 policy 也是欺人之谈。法西斯的统治腐朽、无能而又缺乏力量；墨索里尼本人是一个爱虚荣、没有什么主见和目的、容易犯错误而又大言不惭的人。法西斯意

大利的存在是非法的。然而，英国 1924 年的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在马泰奥蒂谋杀案的非常时刻，还给墨索里尼写了一封热诚的信。奥斯汀·张伯伦和墨索里尼互换了照片；温斯顿·丘吉尔赞美墨索里尼是意大利的救星和伟大的欧洲的政治家。当西方国家的领导人用这种方式奉承墨索里尼并接受他为他们中的一员时，难道还有什么人相信他们的诚意吗？

墨索里尼在外交方面也和他处理国内事务一样，毫不考虑别人的权利，这完全符合他的性格。意大利人在国外不仅要受到尊敬，而且要使人畏惧。他企图“无限制地”扩大意大利的实力，使之成为其他国家公认的首领，因为这是“万能的上帝”亲手为意大利人安排的命运。一次，一位意大利老资格的大使看着墨索里尼用手敲桌子，两只眼睛直转，对未来成就一番事业想入非非，就推测他可能神经有毛病，或患了早期狂热症。其实，他并未发狂，只不过是要让人觉得他是个很有势力的人，政府官方发言人的宣传更加深了这一印象。只要国外承认墨索里尼是世界上的杰出人物，是世界范围内反对自由主义和民主的领袖，法西斯意大利就已经向实现统治世界的最终目标前进了一大步。他们知道，墨索里尼希望宣传法西斯主义具有普遍意义，完全适用于其他国家，甚至连历史传统全然不同的国家也不例外。议会制在欧洲各国正走下坡路，普遍接受法西斯主义最终将意味着接受以意大利为首的事实。他早期关于法西斯主义“不供输出”的说法现在被指责为极端愚蠢无知，他根本不会说过这样的话。尽管为了消除外国人的疑虑，墨索里尼有时还得重复这句话，但忠于他的知识分子千方百计地证明，这种不同说法并无实质性差别。

当然，墨索里尼仍需要外国朋友和外国资金，他请别国对他的好战叫嚣不要过于认真。他解释说：那是做给国内看的；实际上，偶尔几次气势汹汹的威吓只不过是“大家都装鬼唬人，谁也不想真打仗”；相反，其他国家应该看到，他是个了不起的调停人。

他甚至认为，由于对签订洛迦诺公约有功，不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是“不能允许的。”此事未能办成，意大利驻奥斯陆的大使日子很不好过。

1923年，墨索里尼的崇拜者、西班牙军人德·里维拉通过军事政变，在西班牙建立了独裁政权。独裁政权的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同法西斯意大利亲近。上台后，德·里维拉便召见意大利驻西班牙的大使迪，表示他非常希望同“贵国建立广泛的经济、政治和军事联盟。”

“这是我最衷心的愿望。”德·里维拉最后强调说。

墨索里尼为有这样的崇拜者而有些陶醉。他要摆一摆“导师”的架子。在西班牙国王阿尔西辛斯十三在和德·里维拉提出希望访问意大利的意图时，他故意拖延了一些日子。当得知德·里维拉为此而有些不安时，他才发出了接受访问的邀请。

1923年11月20日，阿尔辛斯十三世和德·里维拉抵达罗马。当天，西班牙客人拜会了罗马教皇庇护十一世。当晚，他们与墨索里尼会晤。阿尔辛斯十三世对墨索里尼高高在上的架子心里感到很不舒服，德·里维拉的感觉却不一样，他为墨索里尼的威严和仪表折服了。墨索里尼看着自己的这位毕恭毕敬，受宠若惊的法西斯小兄弟，越发感到了自己的高大。最后，他隆重地授予德·里维拉以“西班牙法西斯主义领袖和西班牙的缔造者”的称号。

11月20日，在墨索里尼为欢迎西班牙客人举行的宴会上，德·里维拉称墨索里尼为自己的“导师”。

“我会以墨索里尼先生为榜样，发展和壮大我们的国家。我衷心地祝意大利和西班牙人民世代友好下去！”德·里维拉在祝酒辞中说道。

1926年，意大利和西班牙签订了友好条约。

墨索里尼一面自称爱好和平，一面又说意大利“永远处于战

争状态”，拥有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强大的武装力量。如何使二者统一起来是欧洲其他国家政治家所面临的问题。墨索里尼还宣称，要有一支五百万人的军队，刺刀如林；一支庞大的空军，飞机遮天盖日，还要有一支能对别国安全构成实际威胁的海军。以推测和阐述墨索里尼思想为业的记者们根据这些言论评论说，另一场世界大战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应该欢迎，胜利肯定属于意大利，意大利人必须具有军国主义思想，学会鄙视和平主义的、腐朽没落的邻国。

墨索里尼采取这种侵略和绥靖并用的两面态度对高级公职人员中的某一两个人说来实在有点勉为真难。他们由于缺乏法西斯热情早已受到攻击。外交部常设秘书萨尔瓦托·康塔里尼难以忍受这种外交思想上的混乱状态，加上目睹政权腐败，深有厌恶之感，于1926年6月决定退休。而墨索里尼在一次讲话中不慎暗示可能入侵德国则是康塔里尼作出最后决定的关键因素。尽管康塔里尼本人是个国家主义党的好党员，但在反对将暴力引入外交事务方面，他也无能为力。他个人想使法、德两国和好的政策对一个梦想统治世界、追求刺刀如林的人是不受欢迎的。墨索里尼借此机会还将其他官员撤职，代之以坚定的法西斯分子。他取消了外交人员只能由有钱人担任的限制。在明确规定外交部必须成为所有政府部门中最法西斯化的一个部之后，他任命了一百多名忠实法西斯党徒担任外交职务，以提高意大利在国外的威望。

在法西斯主义出现以后，意大利同法国的关系从未好过。巴黎成为一群有影响的反法西斯的流亡者的活动中心。更为重要的是法国的政策，这个政策是要把一些新建立的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纳入它的轨道，给它们财政援助和军火，为他们训练军队。意大利非常害怕法南缔结同盟，向阿尔巴尼亚进攻。墨索里尼企图通过缔结通商条约和开发阿尔巴尼亚的资源来加强他对阿尔巴尼亚的控制。1926年，墨索里尼听说法国正在同